

## 故园拾梦

□闫振声

表姨1917年正月出生,姨姥姥和姨姥爷喜欢得不得了,只顾高兴了,也没起个名,“小闺女”“小闺女”地一直叫到三四岁,经外人提醒才想起应该有个名字。

叫什么?姨姥姥和姨姥爷大字不识一个。“要不,求人起个?”姨姥姥犹犹豫豫地说。

“为一个小丫头子觑着脸子去给人家说好话,值不得。”姨姥爷咧着嘴说。

“要不,找相面算卦的给起个?”姨姥姥又试探着跟姨姥爷商量。

“你拉倒吧。花钱起名,俺们李家门里祖宗八辈子没兴下来,不管什么起个算了。”姨姥爷皱着眉头说。

“哎,人们不是都说咱们闺女长得俊吗?依我说就叫俊儿得了。”

这回姨姥爷是笑着说的:“行喽。”

从那天起,先是家里人改了口,后来是街坊邻居,不久,乡亲们也叫“俊儿”“俊儿”地叫起来。

真应了她的名字,表姨越长越俊,13岁就出落成闺女模样了,高挑的个头,细腻白润的皮肤,长脸,一笑俩酒窝,尤其是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,听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闪动,透着一股子灵秀气。衣服虽然旧了些,但是干净可体,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五月天篱笆里的一枝月季花。乡村人不会用更多的词来形容,只是说:“这闺女,真俊!越长越水灵!”

171

## 故园拾梦

□闫振声

姨姥姥走后没几天,姨姥姥也领着表姨出门去要饭。到哪儿去?娘儿俩不知道,也没想过,姨姥姥只是模模糊糊地觉着离家越远讨要越好张口,越往南走离太阳越近,那里春天来得早,树叶和野菜长出来得快。

姨姥姥和表姨走了十多天,来到石家庄郊外。一个50多岁的教书先生拦住姨姥姥问:“大妹子,这是往哪儿去呀?”姨姥姥回答:“往南去。”

“听口音,不是本地人吧?”

“保定府的。”

“大妹子,不是我多嘴,这兵荒马乱的,你领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,出门在外就不担心?越往南走离家越远,要是遇上歹人,就你们娘儿俩怎么对付?依我说,你们还是往回走吧,在家千日好,出门万事难呀!”

听了老先生的一番话,姨姥姥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她拉着表姨的手,谢过好心人,慌慌张张地转身往回走。她弯腰从路边抓了把土抹在表姨脸上,边抹边嘱咐:“往后要少说话,别洗脸了。”表姨点点头。

“万一遇上坏人要跟他拼命,女孩子家被人欺负了长大就找不到婆家了。”表姨听了姨姥姥的话,一下把眼立起来,耸着鼻子说:“谁要是欺负我,我就用手抓他,用脚踢他,用嘴咬他。要是有切菜

172

穷人家,再喜欢也没条件娇惯,表姨四五岁就被姨姥姥使唤上了,六七岁就跟孩子们到地里挖野菜、打草、拾柴禾,再大些后上树捋榆叶、掰树枝、下水抓鱼、倒老鼠窝,什么也干,像个男孩子,帮了家里很大忙。但是她天性倔强,难免惹是生非,当爹当娘的没少替她操心,7岁那年夏天就惹得人家堵着门口骂了三天街。

村里有个外号叫大狗熊的男孩子,比表姨大一岁,他家是个财主。大狗熊长得胖墩墩的,十分霸道,孩子们都怕他。一天,表姨推完碾子回家路过他家门口,大狗熊正在街上玩,见表姨走来,叉开双腿,伸开两条胳膊,左窜右跳,说:“不叫过!截着。”表姨侧着身子挤过去,大狗熊在背后喊:“俊儿,俊儿!闻屎味儿!”表姨停下,转过身子喊:“大狗熊,懒馋虫,吃个肚儿圆,一觉睡到大天明!”

大狗熊见骂不过表姨,冲她做下流动作。表姨气坏了,不顾一切地跑过去,一下把他撞倒。大狗熊膝盖擦破了皮,一只胳膊脱了臼,疼得杀猪似地嚎叫,表姨吓得跑回家。为此,狗熊娘堵着姨姥姥家门口骂了三天,姨姥姥一家忍气吞声,大气不敢出。但是,只那一次,大狗熊再不敢欺负表姨了,见了面急忙躲开,好像老鼠见了猫。

表姨14岁那年姨姥爷去世,这个家好像一间破旧的房子没了顶梁柱,哗啦一下塌了。亲戚们都是穷人家,谁也帮不了谁。第二年出了正月,姨姥姥一家到口外逃荒,一去就是5年。

刀,我就用刀砍他。”姨姥姥叹口气,说:“能忍还是要忍,除非万不得已。”

边走边要饭,一天,她们来到清苑、安国、望都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子,天就黑了。姨姥姥正为吃住发愁,没想到一个40多岁的高个子女人很热情地把她们领到家,拿出几个玉米面窝窝头,又端来两碗杂面条白粥。女人笑着说:“吃吧,家里也没别人,你们娘儿俩吃饱了就别走了,就宿在我这儿吧。”姨姥姥激动地流下眼泪,心想:“这是菩萨解救俺们来了。”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点头作揖,说感谢话。

看她们吃完,女人拉姨姥姥上炕,亲亲热热地拉家常,一会儿就说到儿女婚事上。她说:“我的好妹子,你们光是这样要着吃,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?依我看,闺女长相不赖,不如找个人家嫁了。她有了主儿,你也有了依靠。”姨姥姥说:“俺们俊儿还小,今年不满十五。”

“我那傻妹子,你那脑袋瓜子怎么不转弯呀!找个好人家先作童养媳,等过几年再圆房,省得你们四处颠逛去了,喊爷爷叫奶奶就那么体面呀?再说,这年头,谁敢说天底下都是好人哪,万一闺女要是叫人糟蹋了,到那时节,你哭老天去吧!后悔药到哪儿买去?!”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最担忧的事让她给说出来了,吓得姨姥姥心口怦怦直跳。

## 高高的大槐树

□田新艳

每每看到工友们吃着香喷喷的兔肉时那一张张满足的笑脸,老邢心里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。

王头为了他跟老蔡谈判,帮着要回了几个月的工资,这份情于他来说是厚重的,厚重得让他几乎无法偿还。

### 第五十八章 治不好不要钱

还有这些朴实的工友,他们毫不犹豫就接纳了他,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是外地人而嫌弃他。

在一个集体中,大家的信任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老邢,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个大写的河南人,也许这才是文丽看上老邢的真正原因。毕竟报恩的方式很多,不一定非要以身相许。

早上大伙起来就吃兔子肉,都夸老邢有本事,会逮兔子,还会炖兔子。老刘嚷嚷着以后要在保定开个兔肉馆,请老邢去掌勺。

大伙一如既往地威胁蓝翠不可以吃兔肉,说是孕妇吃了兔肉,小孩生下来会是兔子嘴。蓝翠可不想自己的孩子兔子嘴,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兔肉流口水,心里暗暗发誓,等生下孩子,一定要饱饱地吃一次炖兔肉。

刘猛毫不犹豫地给媳妇蒸了一大碗鸡蛋羹。

刘猛:“翠儿,咱不吃兔肉,那东西不好消化。来,吃鸡蛋羹。”

蓝翠不甘心:“那你替我多吃点

兔肉。”

刘猛:“没问题,我肯定能吃两个人的,不,是三个人的。”

众人大笑。

王叔吃过饭去给大伙买火车票。

小河说:“老爹我跟你去,我想去诊所看看我这脚。”

王叔说:“也好,你看缺什么一块买回来。”

老邢:“王头,我的车票就不用买了,我在工地住到过了春节就走。”

大伙齐刷刷地看向老邢——老邢你确定要走吗?那我们以后想吃兔肉了怎么办?

老邢冲大伙抱拳:“王头,各位兄弟,感谢各位一年来对我的关照,今天趁着大伙都在,就此别过。也许这辈子咱哥们也见不着了,可我会永远记着你们,这一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年。”

大伙竟是一时没话。看来以后兔肉是没得吃了,那还是这次多吃点吧,一个个把手伸向兔肉。

幸亏王叔反应快,说:“好呀,恭喜老邢步入知识分子行列,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自学成才的,前程似锦呀。晚上我请客,我们大伙陪你喝点。”

老邢再次抱拳称谢,众人这才随声附和。

王叔带着小河去了车站旁边的一个诊所。坐诊的是个70多岁的老中医,说不上仙风道骨,却也是慈眉善目,红光满面,一身唐装,风度翩翩。

139

## 高高的大槐树

□田新艳

王叔:“老先生,这孩子脚趾头砸了一下,您给他看看。”

老中医:“脱了鞋袜我看看。”

小河脱下鞋袜,那个被砸到的小脚趾已经变成了紫黑色。

王叔愣住了,心里使劲一疼,不由得暴怒:“宋福祥!”

小河的心一哆嗦,完了完了,老爹都气得都喊他大名了,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小河心虚地低下头,小声说:“昨天还只是红点,谁知道过了一夜就……”

老中医仔细看了看,叹了口气说:“你们幸亏找到了我,到医院这就得截肢,你们呀!”

王叔变了脸色:“您看,您看,这还能治好吗?”

老中医:“放心吧,我说能治好就一定治好。你要不相信,治好了你再给钱。”

王叔这才松了一口气,沉着脸训斥小河:“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,你以后别叫我老爹!”

小河:“就砸了那么一小下,真的没事呀。我也不明白四五天的工夫怎么就这样了。”

老中医:“你肯定是砸得不重,要不你也坚持不了这好几天。应该不是你泡脚的时候从指甲那儿进了一点水,你觉得没伤口,其实指甲那儿肯定是伤了。年轻人出汗多,鞋里

湿,细菌多,现在天气冷,再一冻,你的脚就这样了。”

王叔拎起小河的鞋一看,里面别提多湿了,一股汗酸味直冲鼻子,气得他拎着鞋抖了抖,说不出话来,扔在地上转身就出去了。

老中医:“你爹脾气可够大的。”

小河:“我没见过我爹,这是我们工头。”

老中医一愣,叹了口气。他用小小的秤盘称好各种药材,慢慢地研磨成粉,然后调成药膏,再分成10份,分别用蜡纸包好,把一份药膏摊在纱布上,包住小河发黑的脚趾头。

老中医耐心地嘱咐:“记住,不可以着凉着湿,每天一换,10天就好了。”

小河点头,接过老中医递过来的药膏、纱布、胶布,与他慢慢地聊着天。

过了一会儿,王叔风风火火地回来了,给小河买了两双崭新的灯芯绒棉鞋,一大擦鞋垫,然后拿起他的旧棉鞋扔到了诊所门外的垃圾桶里。

王叔:“小河,这鞋大三号,垫鞋垫也不会紧绷。记着每天换鞋垫,换下来的湿鞋垫在炕上烘干。”

小河忙点头:“记住了。”

王叔看见小河的脚包扎好了,忙问:“老先生,多少钱?”

老中医笑眯眯地说:“10天的药,20块钱,10天后不好再来找我,拿药不收钱。”

140